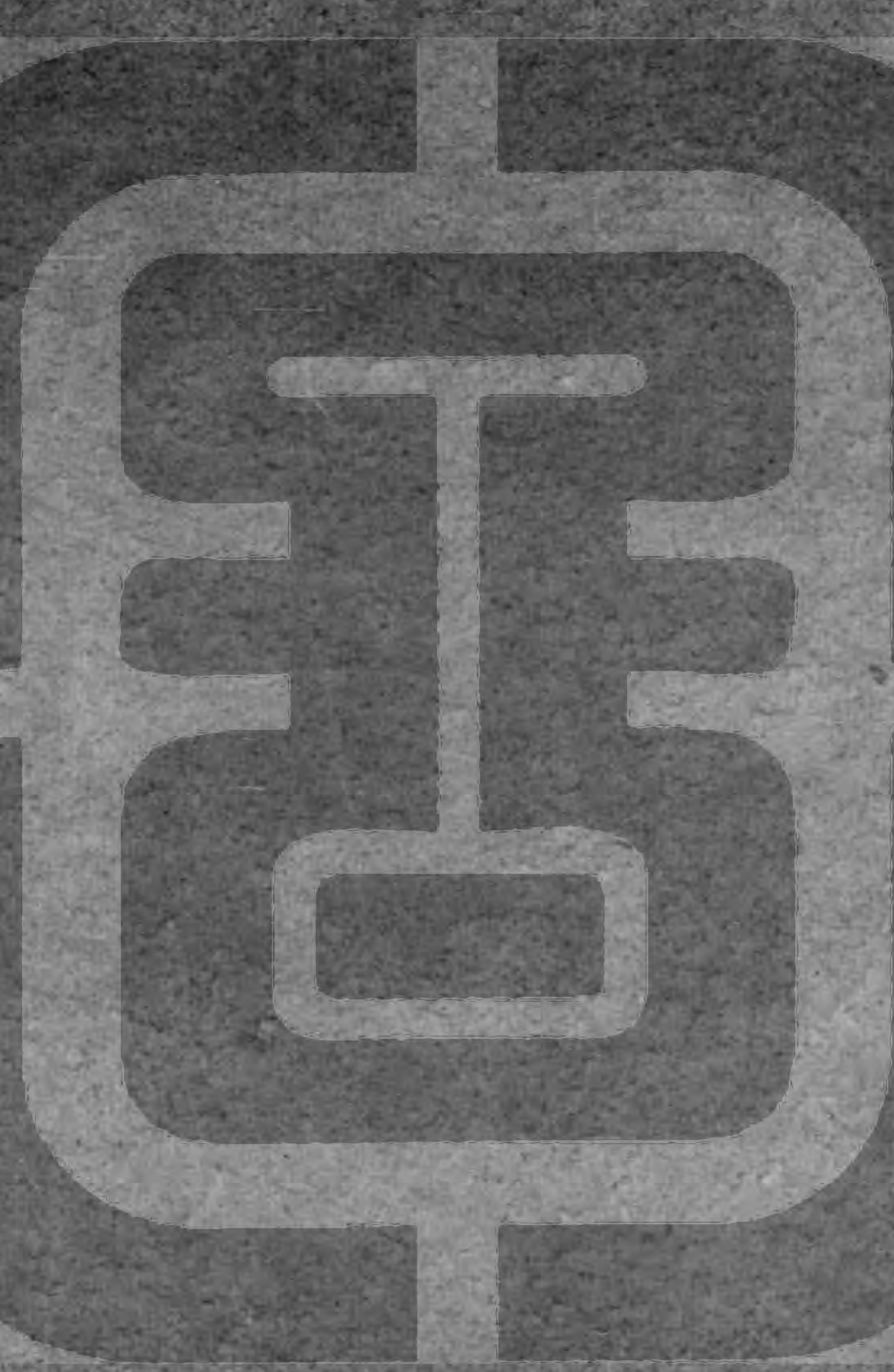


兵門 三衙

四廂

諸路將官



羣書考索後集

卷四十七之四十九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兵門

兵法類附兵法

夫兵法自神農黃帝以來則有其書至周太公而其法始備戰國以來
著書者甚衆孫武穰苴吳起其尤著也漢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
種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今以藝文志攷之吳孫子
兵法齊孫子公孫鞅吳起范蠡大夫種李子燿兵春秋龐援兒良廣武
君韓信則刻之權謀計十三家所著之書共二百五十九篇夫所謂權
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楚
兵法蚩尤孫軫繇叙王孫尉繚魏公子景子李良了子項玉則列之形
勢十一家所著之書共九十二篇圖十八卷所謂形勢者雷動姦舉後

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太乙兵法天乙兵法
神農兵法黃帝封胡風后力牧鳩冶子鬼容區地典孟子東父師曠養
弘別成子望軍氣辟兵威勝方則列之陰陽十六家所著之書二百四
十九篇圖十卷所謂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
而為助者也鮑子兵法伍子胥公勝子苗子逢門射法陰通成射法李
將軍射法魏氏射法強弩射法王圍射法望遠連弩射法護軍射師王
賀射書苗直子弋法劍道乎博諸家兵法楚鞫則列之兵技巧十三家
所著之書百九十九篇所謂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功守
之勝者也記上並藝文志
唐李靖對太宗曰黃帝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為四道八家處
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所以起數於五虛其中大
將君之環其四面諸部道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
紜紜闖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為八復而為
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
井敵戎車三百兩虎賁二百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陣
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入勝紂七十萬
衆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威公伯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
節制之師管仲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

春秋時鄭國禦王有中軍左軍右軍拒左拒右拒左拒是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
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初鄭敗燕亦用管仲李靖曰魚麗陣車步兼之謂之左右
拒言拒禦耳非敢出奇勝也邲之戰隨武子曰楚軍行右轅左追奪前
茅慮無中權後勁。又禦武子曰楚戎二廣廣有一戎卒卒偏之兩右
廣初駕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楚許伯禦樂伯攝
叔為右以致晉師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五陳以相離兩於
前王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有先驅前軍有申驅前軍也也有公車有二廣副車

也有啓也左翼有大殿也後軍楚漢之際大言以背水陳下趙。尉繚子武王伐紂皆濟水而陳。陳下之陳淮陰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左費將軍右皇帝在後絳侯又在皇帝後淮陰先合不利孔將軍乘之大敗垓下初項梁教羽以兵法羽不肯竟垓下之陳兵家致人之術而羽獨不悟此馬隆所以議曹公之不識也。

漢平天下張良韓信申軍法序次百八十二家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楊僕梟獍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帝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正義用兵唯衛霍功績最著顧方畧如何至學古兵法之論豈其天機敏而有所自得乎及觀李靖太宗問曰以為霍去病暗與孫吳合耳。漢氏驅劉法亦隸孫兵法六十四陣漢氏三分有諸葛亮者以區區之蜀爭衡二國之間八陣之法亦當考之矣。四為正四為奇餘為怪奇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行地有軸前後為風風輔於天雲輔於地。衡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

前後之軸各三隊云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有八陣陣訖遊軍從後躡其敵或警左或警右聽音望塵以出四奇天地前衡為虎翼風為蛇蟠為主之義也。虎居於中張翼而進蛇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後軸為飛龍雲為鳥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據兩端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三軍皆逐天文氣候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進以正合以一勝今魚復平沙上有土石存焉其八定遺跡尚可想也。隅落鈞連曲折對出入變化莫知其蹤是迨黃帝太公管仲之遺制歟。

太宗嘗問李靖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陣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謬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陣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幡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設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二說未知誰當也李靖又云臣觀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則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其後馬隆以晉師討涼州用八陣法卒以取勝寥寥數日載聞

誰復于此獨唐李靖作六花陣本諸葛八陣法也左右各三軍又虞候
兩軍中軍居中六軍在四畔象六出花外畫之方內環之圓太宗曰內
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規其步圓所以綴其
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輟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此武侯之法
也。又嘗教十三萬每陣三千以六一為營法五方圓曲直銳之形每
陣五變凡二十五而止。又嘗論諸家兵法唯五法為要左傳先備後
伍司馬法五人為伍尉繚子有東伍令漢制有尺籍五符後世符籍以
紙為之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自二十五人而變
為七十五此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車用騎則二十五
人當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太宗又問五行陣如何靖曰本因
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銳突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安可臨敵乎
兵詭道也故強立五行焉耳其後太宗命靖以兵法教侯君集君集言
於上曰李靖將反上問其故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
上問靖曰此乃君集欲反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制四夷君集固求

盡臣之術非反而何

肅宗時郭子儀討史思明敗於渭渠思明類為長蛇陣以待官軍擊之
首尾為兩翼而夾攻軍遂大潰陳霸先謂王僧辨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

宋太祖乾德二年以王全斌伐蜀示之川陝地圖親授以方略

太宗皇帝覽兵法陰符經謂左右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蓋奸雄
之志也古人所謂守又為難朕孜孜庶政靡敢怠惰讚。雍熙四年五

月上製平戎萬全陣圖出示近臣因召邊將曰三進潘美等陞殿親授
其進退攻擊之方

仁宗嘉祐六年大理寺丞郭固編校御閣所藏兵書先是見官編校書
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秘書而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

書殘缺者多不能編補也長編

英宗治平四年詔六宅副使郭固為內藏庫副使陞一任固嘉祐六年

四月奉詔編修兵書於秘閣至是書成故有是命同

神宗熙寧三年上曰今兵無紀律有紀律則足以勝敵矣安石曰紀律

所以自治算數所以勝敵故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况於無算乎今
非但無紀律尤患無算數。熙寧四年大理寺丞館閣校勘顏師魯為
太子中允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提舉常平等事臨喜談兵嘗召對問以
兵學臨曰兵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動靜之機安危所繫也
上。熙寧五年詔賜王昭御製攻守圖符軍環珠武經總要神武秘畧
風角集占四路戰守約束各一部仍令秦鳳路經畧司抄錄。熙寧六
年十二月乙亥上謂輔臣曰李靖團力之法以三人者為隊長已令李
浩試之懿治二州疑亦可行王安石等曰三代至於漢魏皆以五人為
伍至如三人若一人戰死押官執刀在後即斬二人恐不可用。上復
論孫吳司馬及李靖團立之法王安石曰古論兵無如孫武者以其粗
見道故也如日有短長月有死生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五色之變不可
勝觀奇正之變不可勝窮蓋粗能見道故其言有及於此上曰能奇正
乃用兵之要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則變而無常至
於能用奇正以奇為正以正為奇則妙而神矣安石曰誠如此天能天

而不能地地能地而不能天能天能地利用出入則所謂神也神固能
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也。上善李靖結隊法召賈逵問之逵以為非詔
中書密院同議之安石曰今但結三人為隊又結五人為伍相傳執以
觀其孰勝則其可用與否立見矣上乃令郭固與殿司各為一法試其
可者七年二月上批已降旨令呂惠卿曾孝寬比較三人五人隊法可
速具比較事實以聞後惠卿等奏至而上旨卒用五人相結為法編三
月知制詔王益柔言試將作監主簿麻浩年嘗注孫吳二書及唐李靖
對問頗得古人意旨兼自撰臨機兵法甚精當欲望詳進所著書或可
採錄乞加試用從之李靖兵法世無全書畧見於通典今對問出於此
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也同上論古人用兵奇正之術以
謂旗參差而不齊石大小而不應此真敗也至如韓信之破趙背水為
陣而棄大將旗鼓以誘敵彼成安君知兵者非示以真敗何能勝乎上
甲午上論結隊法因歎州兵之難以為今之邊臣曉知奇正之體者已
自無人况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故五陣之變出於古

然非強為之耳韓絳曰臣昔嘗請置講說之官今諸路帥臣各具戰陣之法來上取其所長立以為法上可之乃詔五路安撫使各具可用陣隊法及訪采知陣隊法者陳所見以聞上命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崇政殿呂升卿兼同修撰經義丙午上與輔臣論戰陣之法因曰兵陰事也主殺尚右而陽多者勝如高者可以勝下長者可以勝短是也內出攻守圖二十五部賜河北又出敵樓樣送軍器監頒降修製同上以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傳鄜延師趙鼎碑講求推及諸路詔高曰陣法之詳已今憲面諭令所圖止是一小陣卿其從容折問憲必一一有說然置陣法度又失其傳令朕一旦據意所得率爾為法恐有未盡宜無避忌但具奏來繼又詔高曰近令李憲齎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併卿同詳議施行可否及因以團立將官更置陣法想卿必以深悉朝廷經畫之意如日近可以了當宜令李憲齎赴關於是高奏臣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按李靖法五十人為一隊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合三小隊為一中隊合五中隊為一大

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儻旗五人即充五十並相依附凡諸隊頭與賊相殺左右儻旗急進相救若左右儻旗被賊纏繞以次行人進前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後行人不救者押官隊頭即斬之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為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為之小隊合三人為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鎗者一人為旗頭今日擇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為左右儻次選勇悍者一人為引戰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為擁隊凡隊內二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遛觀望不即赴救致有陷失者本隊仰擁隊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自受敵體被重槍但非可救者皆不坐其說雖與右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能也然而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為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屬之間

胥四兩為卒屬之族師五卒為旅屬之黨正五旅為師屬之州長五師為卒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負品亦昔之比長間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為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况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渙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制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此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也編。熙寧八年二月上批見校試七軍營陣以分數不齊前後抵悟難為施用可令見校試官據其可取者草定八軍法以聞初詔樞密院唐李靖兵法世無完書雜見通典離析為舛又官號物各與今稱謂不同武大將佐多不能通其意可令樞密院兵房檢詳官與檢校中書刑房王震提舉修撰經義所檢討曾收中書吏房習學公事王白管勾國子監丞郭逢原校政分類解釋令可行後又差樞密副都丞旨張誠一入押班李憲震逢原行視寬廣處關殿前司差馬軍

二千八百人教李靖營陣法以步軍副都指揮使楊遂為都大提舉誠一憲為同提舉震逢原叅議公事夏元象臧景等為將副部隊將勾當公事凡三十萬人誠一等初用李靖六花陣法約授兵二萬人為率為七軍內震候軍各二千八百人取戰兵千九百人為七十六隊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弓手三百馬軍五百跳盪四百奇兵四百輜重每軍九百人是為二千八百人編。上諭李憲等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文武皆莫能識之此即九軍陣法也後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亂將臣通曉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即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陣大體也六軍者左右震候各一軍為二震軍左右廂各二軍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宋祖宗

以來置殿前馬步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書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所載陣圖為法失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惑無一可取果如此輩之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預約戰日擇一寬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誅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編長。元豐元年大名府元城縣主簿長璋上所注司馬穰苴兵法三卷詔送學上。二年九月癸巳苑育上請路清野備敵法詔頒行之。予嘗謂世之所謂兵法者見其所載司馬法有三代之遺制焉本之以仁治之以義明禮明信而師旅興焉太史公所謂宏遠深遠穰苴為小國行師可假及司馬之揖遜乎三代之師吾固

因是而畧知其意矣春秋已來民未知義民未知信與夫剛而無禮雖伯者之佐猶有習聞三代之遺音者惜乎耳目動於功利正不勝奇三復潛軍卒以取勝而古兵法益遠矣孫吳號最善用兵者大抵料敵制勝莫長焉審世用莫先焉今其書具存可覆也若夫太公六者意者非太公書也其陰謀秘計蓋將與孫吳相上下事帝之小心文武一轍而皆謂有傾商之素謀哉或苟以其書為是則文武之志荒矣若夫李靖之對太宗其所以論歷代兵法至詳密焉蓋自三代而上奇不勝正三代而下正不勝奇雖以諸葛八陣之制正大之意尤愧古人而卒不得尺寸之利終於三分蓋世變之下人偽之滋非奇不能制勝魏延直禱關中之策豈所謂奇者乎惜乎亮之不察也。孟子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陣大罪也豈有激於戰國計謀之士乎為術愈精則殺人愈多為法益工而害物益甚然則孫吳者其亦三代司馬之罪人乎

統軍官

宋內有三衙殿司馬司步司四廂之制外有總管鈐轄都監將官之制

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

龍衛舊曰龍捷與國中改曰龍衛。神衛舊曰虎捷與國中改曰神衛。衛四廂都指揮使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舊號也。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有三軍。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管舊城裏左廂煙火及殿前司馬軍龍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左廂煙火及馬軍司馬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新城裏右廂煙火及步軍司馬軍。三省總括此內之統握王旅者然也

都總管副總管

魏黃初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為總管。武帝時以王謙為益州總管總管之名始此。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于上中下三等。使持節煬帝改師都督為旅帥。唐諸州復有總管亦使持節武德初邊要之地亦置。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節度使充副總管以觀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

有數州為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是管勾軍馬事舊相重臣亦為都總管有禁兵駐泊之地者冠以駐泊之名咸平廢三路都總管景德詔鎮定兩路併為一路並去行營之名止為駐泊總管慶曆初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總管鈐轄以上許與都總管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總管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慶曆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無如事止以安撫使總管諸路。慶曆八年諸州部置並改總管兵馬總管副總管。建炎初李綱言守備當於汭河汭淮汭江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改路分為副總管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為都監各以其兵從出聽其節制正官領行者聽紹興初要郡守臣罷帶兵職諸路副總管可依舊改充路分鈐轄紹興五年密院言東南多事合要近上兵官總領軍政乃詔浙江荆福建廣東可依三路置總管於帥府紹興七年淮東置總管十二年諸路並置州總管一員

都鈐轄副鈐轄

宋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或三路亦無都字者。嘉祐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建炎中要郡守臣兼兵鈐轄以武臣為副改諸路都監為副鈐轄。紹興中守臣罷兼兵職副都轄改為路分都監而帥府如故。二十八年鎮江守楊揆言舊法一路則有路分鈐轄一州則有州鈐轄如常秀平江皆有之獨鎮江缺欲令置州鈐轄從之。

兵馬都監

宋朝兵馬都監有路分掌本路禁旅屯戍邊防訓練之政令以肅清所部。建炎中以要郡守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帶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紹興中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如故。

諸路將官

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為少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將合

諸將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圖陣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元祐初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繫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軍將駐劄處不復差兼。乾道中詔諸州置準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此外之統擇諸將州郡之兵然也。

都統

唐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蘆龍節度使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初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西節度使宣慰觀察處置等使都統之號始於此。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大中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黃巢以荆王鐸皆為都統黃巢之難置諸道行營都統掌征伐兵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賜旗節。宋朝中興置統制一時兵興稱謂不一諸道起兵有自稱統制者州縣管押勤王兵者亦有稱統制者諸道都總管及諸司使宜差充統制者。建炎初劉光世上言於是皆罷

惟中都主兵官朝廷差充統制者仍舊。紹興中韓世忠張俊岳飛除
樞密使副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隸樞密院各帶御前字
入御其兵馬就令部統制官節制

副都統

唐興元中置副都統。紹興中亦有副都統。隆興初詔應諸軍副都
統制並罷。乾道中陳天麟奏荆南都統王宣久病恐誤邊計將希奏
差負琦為副都統刑就同管軍閏七月上謂宰執曰朕欲江上諸軍各
置副都統制一員令兼領軍事豈推諸他日統制亦後主將有所顧忌
於是以郭剛為之樞密院制云復置在外副都統制裨贊主帥商議軍
事寬察奸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連銜調發軍馬并聽都統指揮此
松江諸鎮總軍旅考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歷代兵類

周自一里之井積而為通為成為終為同凡百里焉自百里之同積而
為封為畿九千里焉而天下之田井矣自四井之邑而為立自四邑之
立而為甸積而為六十四井為戎馬者四為兵車者一為牛者十二甲
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其出各有差焉自百乘之家而為千乘之國而為
萬乘提封九百萬井出賦凡六十四萬平為戎馬者四萬匹為兵車者
萬乘其數靡不具焉而天下之賦制矣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者
百人焉百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人焉而天下之軍
立矣連帥比年以簡軍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太簡軍徒則選擇為

有年春振旅以蒐夏麥舍以田秋治兵以稱冬大閱以狩則練者為有
時任地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周闕斷斷乎
良法美意其積非一日矣法志上刑。班固稱周商以兵定天下天下既
定則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里而制軍賦豈非人之法至周
而後大備歟已上繫商泊。管仲變周兵為內政荒已有意於戰矣兵
法曰善戰者其勢儉其法短司馬法自五人一變而為二十五人三變
而七十五人田是而推之至於一千五百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節
目繁悉要為不可敗而已至於內政則不然以齊國之衆而選士止於
三萬人其勢險矣率以萬人為軍而君與卿自將其法短矣以此進退
如决堤如轉石人誰敢犯之此其所以大得志於天下歟雖然夷吾之
意特欲使之必可戰而已卒之以不戰勝楚則猶有先王之意此五伯
所以獨美於威公也然而齊之內政始使兵農異趨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五家之軌為五人
之五鄉之小戎四里之運為四小戎之卒十里之鄉為十卒自五家為軌
十五之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之鄉隸公高國各將其一自五家為軌

三軍教士三萬人如鄉之法車八蓋部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隘一屬
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五部請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
五部請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
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古六寸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斥地之大非齊舊封自三十家為邑至于五
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為三軍者六蓋如鄉遂之法國中
士為兵鄰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
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晉武公初作一軍獻公作二軍惠公韓之敗作
州兵文公蒐于被廬七年作三軍城濮之賦車七百乘按楚遠啓疆
者曰晉十家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
適四千乘昭公十則晉通率亦有五千乘其用七百乘猶齊之法也魯
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實二成公作丘甲元年謀伐齊
襄公作三軍昭公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
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十二年以夫大變兵
乘之制而民無餘力矣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剗戶以伐隋廣而為三
軍然而成王時所謂車官之甲若教之六卒甲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

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之師讓公二年組甲被練也漆甲皆創名之康王時為掩始并沃衍牧隰畢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循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羨邑則千乘於是有五帥左傳其人敗諸至又始為舟師焉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萬人其國語三將軍五萬人吳越春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于會稽甲積五十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其名不一已此越之兵也皆夷也無井收之法戰國時齊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臨苗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卒固已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立戰國桓井諸侯斥地是時益尚騎射而枝擊齊武卒魏胡服趙百金之習精有百行於中國後世詎力之兵用矣故荀卿曰秦人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而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至矣斯言也

漢軍政

漢氏軍政其可取者五一日謹重二日寬卹三日嚴明四日均一五日周密吾觀漢世國有軍事則不專斷是以縛馬之書徧示百官漢書武帝論張湯田之奏初終不議隨充匈奴和親而四百石之博士得以抗論也張湯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將相代地吾所急以委陳稀淮湯兵勁實擢灌天畧可見漢世重兵戎之意然而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高客其關中卒從軍者復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謹李廣金在着令充岷死金布今日從事羽林養子特錄孤兒武帝取從事死軍之子孫教以至饗遣衛士王祥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揚僕武帝責揚僕事畧可見寬卹矣自王侯郡守不得以擅與用亢符合而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僭上者人誅其立卒者至矣上功增級而幕時已察世傳魏尚事亭微不治而出巡已誅食貨志上北乘傳行塞因以歸家勝僕而救貢已至其抑欺罔也至矣禁撓者有韓誅安國傳後期者有誅張騫畏懦者有誅前漢功臣表張騫揚以至都試而不詣所者必免論霍光注屯而不詣屯所者以之與論趙賢事其責驕情也至矣凡此亦足以

見其嚴明矣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各當其宜也當是時絲有複宣也節節物筭事筭有或通成三然則絲戍之法可謂怨甚然宰相之子乃不免戍邊故將之家亦均於給賦惠帝元示吾法之無屈也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韓安國為侍御酒泉太守即拜破羌趙充國傳不為異數輪臺之詔敗亡不換衛霍行封得喪相除霍去病傳畧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上下相維隄防過密京師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鄉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其相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馬唐傳尺籍五符注郡縣有尉亦既足矣而又鄉置游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前百官表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所畧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悔以寬恤侍士卒故下不怨勞以嚴明馭將帥故不敢驕惰以均一定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姦究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世天下晏然諸呂之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

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漢兵

漢先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下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於為兵故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出馬唐傳自其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借之疇官見高紀二年蕭何發關兵注以給公家縣役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國則為材官給於邊縣則為戍卒皆正歲而戍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月即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備惟衛士衣食於縣官罷遣則有饗後漢禮儀志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為閑民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滿六尺以上年未及二十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罷癯老弱在所不任其已仕於郡縣而被薦學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邊戍之事紀注雖宰相之子不免寬傳傳司隸之子自行戍北邊此賦兵之大畧也四年注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知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賦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戍者是為過更也其他則有中都官從執金吾緹騎及緝濯士攸飛城
門兵皆中都之兵也夫關中三輔之卒屬於中尉無事則散於三輔戍
於中都如州郡法魏相為河南守得罪是時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
人遮霍光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免相罪及京師有警則中尉調發以
為之備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之長安此所謂中都戍卒也
王溫舒諸發中尉戍卒數萬此所謂中尉戍卒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
官徒弛刑等擊羌正所謂中都官徒也中尉官屬有中壘即北軍王緹
騎五百二十人光武嘗嘆曰陰皇后傳仕宦當作執金吾言其徒役之
多也此所謂執金吾緹騎也緝濯士者掌治船而屬於水衡者也攸飛
者漢募士驍勇者以攸飛名之宣帝世西羌反發應募攸飛騎射士詣
金城者是也城門兵者同矣太子事後始置城門兵有城門校尉十二
城門候杜鄴傳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者
是也若郡國則有林官騎士有樓船有更卒有莽命有弩官蓋郡兵掌

於都尉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者尉九十山西自三輔之外郡繞十有

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人郡則有兩都尉會稽是也北邊諸郡則東西

南北中部都尉方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此材官騎士也見光武紀七武帝內增七校刑法志外有樓船

廬江郡有樓船官下式請與博昌晉書攻呂嘉伍被有潯陽樓船朱買

有會稽樓船此志謂樓船也昭帝始元間遣呂破胡發捷為蜀郡莽

命擊益州此所謂莽命也南郡有發弩官卜式上書願與臨晉習弩式

傳式願與子男同傳昌習船者請行此弩官者也若三輔則又有胡越騎六郡則又有良

家子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如趙充國李廣則出於隴西馮奉

世則出於上黨其延壽則出於北地皆是也漢世中首勇率行封諸率

為侯李廣軍功多用超等食貨志云大者封或置武功爵以賞戰士出

貨或賜武臣則倍於文官續漢志功過相當則不賞李廣以適過行者有

功則不賞李廣以矯制有功者則不賞馮奉世不詣屯所則有罰漢傳

擅弄兵則有罰功臣表無錫侯增鹵獲利則有罰魏尚擅發兵卒則

有罰是功臣表後期則有誅張鷟李畏懦則有誅事建擅斥除騎士則有誅趙廣穿壁壘則有誅胡建匿亡虜則有誅蘇建赦爭功則有誅蕭漢世軍法最為嚴整此御軍賞罰之法也買爵至千夫則復志食貨入粟受爵至五大夫則復晁錯奏復一人文帝時見三老及孝悌力田則復博士弟子及通一經則復元帝時見民產子則復高二年復罷癘則復卿大夫老者疾者皆注功臣後則復宣紀地節二年康元年凡百三十流民則復宣詔地徙邊則復文帝時見養民馬則復六人考功臣表宗室有屬籍及關內侯則復文紀四復諸州有屬籍者卿大夫國或賜外繇或著外繇成河平元年清血志卒治河若今宗室及關內侯以馮學官第有復其繇得者有復其租稅者有終其易者有復其家者子為除吏繇有復一歲者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有復後世者此又漢世復除之法也

材官

車騎

樓船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巴蜀三河隸川則多材

取其才力也高紀十一年發車騎材官及中隴西天水安定則多騎

士武元鼎六年發平西寇取西北之地多輕車宣紀本始二年秋發

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

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見傳荆楚之劍客李陵傳云臣所屯者皆劍名推

其士之所宜而習熟一旦有事以羽檄召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

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高紀十一年張曼性郡太守都

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殿最焉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

則騎士有誅趙守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貶矣是以郡國之

兵教習於平時而征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然漢

之材官騎士輕車樓船四者之兵惟其地之儉易而用之故能以我之

所長而不陷於其所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興之初多戰於兗豫徐

宋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田於雍丘地屬陳留兖州灌嬰以車騎

破項籍於東城屬淮南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高紀秦二年

陳秦以騎將不能勝漢之車坡下之圍地屬甯其以餘卒不能勝漢之

晉秦以騎將不能勝漢之車坡下之圍地屬甯其以餘卒不能勝漢之

騎見高紀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有優劣也至於韓信

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合選輕騎二千擊趙王於泚水誠以井陘之險

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能權其地而用之歟伐胡之師多戰於函并河

朔之境故霍去病以萬騎出定襄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出武紀皆車

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圍太原漢以步卒出武紀不能勝敵之騎李

陵之敗漢以用車不能禦虜之兵則騎之與步軍之與騎皆所遇之地

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以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

於真顏城顏山趙信城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權其地

而用之歟琅邪以東盡海也車騎步皆不得而進自嚴助浮海以救東

歐而漢始知水戰之為利故武帝遣樓船將軍從兵浮海以擊朝鮮朝鮮

傳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此豈非海道之利於舟乎魏鄧以西盡蜀也車

騎舟皆不得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故

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故道出襲雍卒降秦將以有咸陽出本紀此

豈非山阪之利於步乎大率北地利於騎中原長於車江湖利舟師而

隴蜀宜步卒各隨其所利而用之晁錯言兵事亦幾於是矣

漢南北軍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北二軍同以相伺察周勃以北軍而安劉氏故南

北之相制而無偏重之患諸呂用事齊趙合兵西向與灌嬰連和以抗

呂氏以見其內有緩急則外足以制之也七國之變京師遣周亞夫將

三十六軍以討之不數月而遂定以見其外有緩急則內足以制之也

內外相維故無輕重之別。刑法志曰高祖既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

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

時講肄脩武備云所謂南北軍者初未知其果何在也及細攷之光祿

勳所掌即衛執戟殿下此其在內者也百官表言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而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

區廬則亦在內明矣故諸呂之亂太尉既令鄴寄說祿得入北軍然尚

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得納相國產殿門故太尉先奪北軍次

奪南軍自外及內也江充傳時為直指繡衣充察貴戚近臣多奢侈者

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
令得出入宮殿諸北軍而不當出入宮殿移劾門衛禁止而必屬之光
祿勳此又南軍在內者之驗也惟以八校為北軍而入校未置之前史
雖未詳載其何者為北軍如太尉之入北軍宋昌之鎮撫南北軍則北
軍自漢初置之久矣然以後事攷之如黃霸守京兆發騎士詣北軍馬
不適士劾之軍興則漢初北軍之制必各調發番上也加漢官儀云民
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之類是也觀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
士不以南軍重之也使北軍果在內南軍果在外則何為不發外兵而
發內兵邪漢南兵不輕出故所出者惟北兵多見於史傳則北軍又不
得為之在內矣或曰北軍蓋指未央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而
言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在長安之外者而言彼惟見
劉屈氂傳云上從井泉來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引騎長安而太子在內
乃曰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夫長水宣曲胡騎既曰北軍則當
在長安城內守王宮何為乃云入長安邪觀善立壽王傳云上始為備

行胡騎正屯池陽北至池陽南徼長楊蓋胡騎正屯池陽則知胡騎長
水所以特在外者正以武帝常在池陽也武帝在外而衛兵亦在外亦
何害其為屬北軍若以北軍為內南軍為外則無據之甚矣三輔黃圖
云中壘屯騎虎賁屯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八營宿衛王宮是也或謂
周勃安劉乃北軍制南軍之效此說得之若謂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
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則非也蓋漢南軍掌於
光祿勳衛尉百官表光祿勳有羽林期門之屬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是也
北軍掌於中尉如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而中尉屬官有中
壘李德裕撰劉洪規碑云漢氏京師有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北粵內
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是也南軍光祿勳衛尉掌之北軍中尉掌之故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執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奸討猾而唐李
揆亦云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南軍之在內北軍之在外又何疑焉漢之
南北軍正猶唐之南北衙也南衙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故攷漢制
者當曰宮殿內有郎衛羽林期門兵宮殿外有衛尉兵皇城之中有中

尉北軍兵京城之門有十二城門兵中尉徵循京師則又有三輔戍兵
中都諸官府有郡縣番上戍兵則漢兵大畧得之矣蓋自高帝之興櫛
風沐雨於鋒鏑之間為斯民請命上帝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勇而始
克平之豈其奠天府之安享未央之尊而遽忘兵衛歟此南北軍之屯
所以留神軫慮而不敢忽者也夫營壘星羅儀衛翼張勇敢畢集而
戎容壯焉法律昭列而軍政修焉精鍛煉之工而戈甲利焉嚴旣牧之
令而軍馬備焉國勢以隆主威以強戮心以銷舉積諸此厥後諸呂譁
張周勃一入北軍而漢祚之安若泰山而四維自非高祖創元遠之規
後嗣何以克遵洪業哉傳世四百未之或改而制度益以備具故典領
之官則太尉上將軍衛將軍是也分掌之吏則中壘校尉北軍中候之
流是也僚屬之負則南北皆有軍正與丞天漢中胡廷所兼守者是也
勞賜之典則當更者上親臨饗之見於寬饒之傳選取之法二年則民
年二十三而用五十六而退見於本紀之法其更休則一歲為衛十二
歲為材官高祖二年其閱習則西京曰都肄東京曰乘之乘之者所以取

孫吳六十四陣者也意亦可謂備矣抑嘗觀高帝之時其所以治軍修
備者不獨南北軍屯而止若肅何則立武庫者也若韓信則申軍法者
也君臣之間用心如此蓋其欲得猛士守四方之志常存於胸中則宜
其天下既定之後低回顧念分屯並立相與維持不容已也彼唐志之
說則言其南北相制而已通典之說則言南如唐之衛兵北如唐之羽
林而已或者又以南或迄漢史不復再叙而以為領域門兵者幾是是
皆其一端而非高祖所以飭武備貽謀深遠之意故畧之

雲臺諸將

范蔚宗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代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其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
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筭
固將有以焉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在之志雖寇讎之高勳景賈之洪
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高秩厚禮允吞元功
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云今以
史傳而攷二十八將之功其大者如昆陽之戰邯鄲之戰與夫經畧河
北謹守河內之功其地如隴蜀之平赤眉群盜之捷皆其功之可錄者
也如王霸如傅俊之徒則有從擊尋邑昆陽之功如劉植景丹萬脩李
忠之徒亦有從擊邯鄲平河北之功固守信都以拒王郎而開門迎勞
者任光也合漁陽上谷之突騎并軍而南以附漢者吳漢也方帝之朝
北征燕趙而河內尚難其守此其任亦重矣推寇徇以牧人御衆之人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雖遠征未嘗之食則中興之根本於是立矣方帝
自薊而還莫知所向且欲以信都之兵西還長安此其機亦危矣惟邳
彤力止其行而請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機以平河北則中興之機會
於是得矣自請北取上谷之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素東攻張步以平齊地者景奩也陷陣却敵數破群盜撫劔抵掌
也志曰吾之北者滅宮馬武也馮異之討赤眉而三輔以平社茂之擊
盧芳而鴈門以平焉成發會稽丹陽等兵以討李憲而江淮以平陳俊

之從擊銅馬王梁劉隆之擊朱鮪擊大槍於盧奴蓋延圍劉永於
睢陽以獲船數千艘逆流而上而徑破公孫述者岑彭也從馮異以伐
蜀而使北地諸豪悉畔隗貴而來歸者祭遵也敢戰深入則有若賈復
主登陣陣則有若鉞期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則有若朱祐
至若鄧禹之深沉大度授以西討之畧而入關之初三輔之民皆襁負
携子以迎王師者日以千數人皆知其為禹之功也而不知其杖策渡
河之初首論大計而乃有延攬英雄務結民心之語披輿地圖之時開
廣帝心而有在德厚薄不在小大之論任使諸將乃多訪於禹每有所
學皆當其才此豈諸將所及哉此禹所以獨首於諸將也是以永平之
中顯宗慨念田功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夫王常之得預其間者豈非以始事之初首率下江
諸將以欲輔漢室乎李通之獲與於此者豈非以南陽騷動之初察相
結約而起兵以相應乎竇融以河西而歸漢能使民之知義卓茂為密
令而示教能使民之知化功亦可紀矣至於馬援聚米以陳隗囂必破

之狀守隴西而破先零之功擊武都羗而隴右清淨擊交趾寇而嶠南
悉平功非不著也而不與諸臣之次本欲示公適所以為私豈非椒房
之故非有所不敢及乎故東平王蒼觀雲臺功臣圖而獨以伏波為問
帝乃笑而不答吁不言之中意可想矣其後安帝永初六年追惟勲烈
按圖披籍於是紹封二十八將之功臣興亡繼絕之意久而愈加亦顯
宗有以先之

東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次第繫之篇末以志功臣之

次云爾馬武

大傳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金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琊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議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河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漢唐備禦之策

漢待匈奴之策其畧有四而君子獨有取於孝文帝唐待匈奴之策其
失有四而君子猶有取於太宗班固云自漢興以至於今其與匈奴有

脩文而和親者矣有用武而克伐者矣有威服而臣蓄者矣然其大要
不過兩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以愚觀之皆未得
其要也高祖自平城之後非不欲一舉而空朔庭然爭攘始定之初民
力彫弊思欲逞志而不可得故其勢不得而不用婁敬之策然以正朔
之所不能加而乃欲以甥舅之好羈縻之此其策之失也孝武設馬邑
之謀誘匈奴而邊備自是而始開鴈門之兵未已而雲中之屯又遣至
於衛霍絕漢之師竭中國之力奮於一擊而士馬物故至於大半海內
虛耗實自此始至其甚也又從事於烏孫大宛之間開西域以斷匈奴
之右臂匈奴之勢未衰而中國固已疲弊矣此其策亦未為得也君子
尚取於漢唐自晉陽如興之初亟於得志於是屈意外助而借師於突
厥始欲成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此其失一也開元天寶之間吐蕃最
盛而中國未易以遷屈也而元宗乃從事邊功輕舉妄動以取石堡城
拓境千里似若可喜未幾戍馬入寇境偃然而復取之邊事自是不寧
矣其後王忠嗣雖以持重安邊為策而哥舒翰復邀功於石堡安能使

彼貼然而不較哉此其失二也范陽之變直至長安而兩京遂以不能
守勢固熾矣然以李郭之將而用李泌直搗范陽之策何慮不濟而乃
復踵前轍邀回紇以進討彼得以窺我矣宜其邀索無已卒為唐世大
患此其失三也未泚涇源之變以渾瑊李晟之徒制之有餘力矣德宗
倉皇無策輕許以地而求吐蕃以助及奉天之難息而吐蕃之禍作矣
至於劫盟平涼以間踈名將變詐反覆而中國無一日之寧李泌最善
為謀者自謂能不勞中國之兵而使吐蕃自困及觀其策而大要結回
紇以殺吐蕃之黨與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亦出於一時不得已之
謀抑不思借回紇以制吐蕃則他日回紇之患亦一吐蕃也此其失四
也君子又何取於唐惟漢文之時雖曰未免和戎而留意邊備今年幸
代明年幸雍無歲不為自備之計躬彼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
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以作天子勇銳之氣聚天下精兵於廣
武以固中國不可犯之勢頗問馮唐慨想頗牧以屬意於守邊之將愚
是以知其得備戎之策宋在唐慨然有雪耻酬百王之志滅突厥俘

顏利斥地山陰至于大漠而又命將四出東馳西騁無不如意命君集以滅高昌而西北邊之地極于至遠書命道宗以滅延陀而回紇諸部悉稽首而請命親幸靈武以受降虜而得以伸其上報于古之意愚是以知其得禦戎之策矣自古待夷狄不出二策養威於內則有備戎之策伸威於外則有禦戎之策是以中國之計不出於守則出於戰所謂備戎者固一策也不容以自安於守則所謂禦戎者亦一策也待夷狄不出此二策然而文帝在漢惟知所以守而不知所以戰太宗在唐惟知所以戰而不知所以守猶未免得其一說惟今月擇將備邊屯田積穀以養中國不可犯之勢厲兵秣馬分兵教戰以乘夷狄可乘之勢用之於守則文帝備戎之策也用之於戰則太宗禦戎之策也兼漢唐之所長而並用之至今日事也又嘗反覆而論之漢之待匈奴有過於唐而唐之待匈奴未及於漢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漢之孝文猶知有自備之說也唐之所以為備也果何如哉觀正觀盛時分虜降虜以處塞下單于瀚海皆置都護此乃太宗勝虜之後其勢不得不

出於此本非守禦中國之遠謀也唐惟不知所以為備戎之策故終唐之世雖從事於戎狄而卒不能得其要領彼其習見太宗之時不過於禦戎之策耳而不知所謂先為不可勝之計是以唐史臣於突厥傳惟叙不言太宗禦戎之功而惟叙謀臣內備之說如劉餗謂周得上策則取其惠中國以綏四方之意至其論漢則曰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則領守臣則其將良此劉餗備戎之策為可取也杜佑謂關中鄭曰二渠溉田數萬頃能復兩渠之饒屯田富力則河隴可復杜牧謂兵不見練事不貴實賞厚罰輕將不專任於是有五敗之說攷其為意亦汲汲於自治矣此二杜備戎之策為可用也孫權論南詔辟蠻謂宜度要害募卒以守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待寇此孫權備戎之策為可用也然則唐末未嘗無策持其所用者此不此耳吁此唐之所以不及於漢也宋朝撫馭夷狄之規誠可以上繼有周之策澶淵之役契丹他國入寇真宗聽寇準征伐之策親御鞍馬兵鋒未交而虜人已折北不支退而請和真宗不拒也寶元中西夏擾我北

鄒韓范二公實任經畧之責兵戎爰興功緒隨見迨夫慶曆之時其人
納欣仁宗終不加怙然之刑而許之自新抑且加以幣賜由是觀之祖
宗之時備禦之方積習於閑暇之時而應變於隨機之際可戰則戰可
和則和不使勢之在彼常使權之在我是豈有漢唐一偏之失哉

群書考索

十八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漢邊兵

漢世戍邊之兵掌之無定官高祖陳豨以代相監趙代邊兵傳寬為代

相國將屯張蒼為代相國備邊寇本傳高武帝時李廣本傳程不識俱以

邊郡太守將屯趙充國昭帝以中郎將屯上谷此掌之無定官也司馬

事呂后五年始令戍卒歲更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及武帝中世乃詔

減隴西上郡戍卒之半而宣帝時蓋寬饒為司隸子自行戍北邊何邪

攷韓安國傳安國與王恢議擊匈奴曰陛下復遣子弟乘邊守塞觀此

則戍卒之復其殆武帝之時乎蓋隳雁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

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遼東燕齊諸郡以備朝鮮會稽諸郡以

備南越此漢邊備之大畧也又詳攷之邊郡增置長史掌兵則異於他

郡吏任事者得賜武庫兵則異於他吏都尉司馬不治民則異於他職

其於他吏如此其優也有事則廷臣集議上奏則不日報可隨充其如

邊事如此其急也大司農調給費用或續以少府或令人粟於邊而受

錢都內武帝通西南夷阻賦不足乃募豪民西其於邊費如此其備也

太守將萬騎行塞兵庫則專置令官三十六苑分布西北有失亡則廷

尉史按驗亭徼不治則太守伏誅于以見其嚴邊備也民徙邊者則予

冬夏衣晁錯論廩屯田則予犂牛昭元鳳三年止胡人所驅則予其半

邊備晁錯論于以見其厚邊民也從軍五尺以上賈誼封事曰今西北二邊

戍卒一歲而一更晁錯曰今遠方之此又邊兵之大畧也以至北邊諸

郡特藏兵器成紀建始元年西北二邊分養苑馬漢儀內郡有守有丞

而已邊吏又有長吏以掌兵內郡郡縣有令丞而已邊郡則又置障塞

尉後百內郡則太守都試而已邊郡則又將萬騎行障塞而駕御邊吏

鎮撫邊民每加委曲丞相東曹實掌邊吏之瑣內言或有邊寇則按視

邊瑣而科條長吏每除邊吏則五府舉人以充之西域都護缺則雖舉

段會宗護羌校尉缺則會學辛湯邊戍正卒一歲則更邊吏則三歲而

更其有任事者則取古者賜斧鉞之義而予之武庫之兵器母將隆奏

至於徒邊之民廩食給衣食貨志北邊騎士軺車不算邊民被害饑寒相

失則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而六郡良家子則選以為即以給羽林以為

邊人榮大抵漢人之經理邊郡詳矣蓋西漢備禦西邊以為三輔捍蔽

其法最密與內郡不同蓋自周衰而西方迫近戎狄民習戰備高上氣

力漢因其俗取六郡之內騎射異等者謂之良家子補以為羽林期門

名將之選由此出使其俗有欣慕蓋有以鞍馬騎射為官而登將相者

太僕所掌牧師諸苑三十六所養馬三十六萬四分置河西六郡屯田

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宜未效穀取之以為官名邑號一郡所積不下

百餘萬斛穀內尉雖廣止置一尉而西邊都尉增置特多又有兵史以

佐守掌兵馬胡騎仇徒則又有屬國都尉以領之東漢之興專意文治

公卿大夫往往鄙棄勇力是時西邊之備虛矣問其牧馬則漢陽一苑

之外餘郡無有也里有牧師苑皆漢陽郡有流馬二苑但以羽林即監領
之問其屯兵則平原度遼一營之外餘郡無有也兵馬一職無長史農
田之職無都護酒禮之會于通於上下而民始踈於內郡公府辟召皆
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取也羽林期門不以黃門鼓吹選補則入錢穀
者即得之而段紀明皇甫規之徒乃以文學之策選於是可見故曰明
帝罷緣邊屯兵之後永平元年以野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八年用鄭
衆之南蠻有變則置上林兵四年置十羗犯二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
言置鮮卑為寇則置漁陽營安帝建初其後盜賊漫作緣邊緣海稍
求初四稍增兵順帝永建元年增緣邊屯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順帝紀永和五
稍增兵魏郡常山六百塢皆置也長西漢傳詔魏郡趙國常山中
所置屯兵而西園八校乃以小黃門統之其事無足言矣

漢兵將

天下之患莫大於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无王**必於其所自出
者深為之思曲為之備設卿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

寓將於四時之際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鞶鏡鑊之節諸侯卿大夫
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
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
于野而力耕是以兵無聚食之費將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紀大意之所
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
嚴制畿兵者甚重其別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衆征於司
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荆伐淮以江
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戍遠檄作而征雨雪而歸是邊防不以
無事而暫止蓋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啓行不過十乘是畿兵不
以有故而輕出蓋恐其內外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
又如此求其綱維而循其節目類皆無有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久而
無後患而為先王之制歟自**周**衰一變而為**齊**之內政再變而為**晉**之
爰田先王之制其綱維節目掃地盡矣**漢**興吾始有望於復古者抑嘗
深考其制則夫紀綱所在吾固以先王之遺意尚存而猶有不滿於吾

心者亦以其節目之不詳而一代良法未能無累也何以言之民年二十則專於籍而歲及立秋則嚴兵法之隸公卿子弟執戟以備宿衛而博士郎中皆課之射當是時民與士大夫有不閑軍旅者或為卒更或為踐更或為過更民皆已練之兵或取之於大農或取之於宗正或取之於太僕而士大夫皆可命之將以是觀之大抵漢制之善者在於兵不常聚而將無常負故材官騎士布滿郡國有事檄召否則罷歸衛霍勲大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去夫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彼其網維大體猶有先王之遺意吾於漢亦何敢議若乃以軍擊虜預郡國材官之數者發之可也奈何吏無告勅父母有市籍彼獨何名而一切征行甚而列侯封君吏二千石皆有所不免是悉民以為兵也得無困於征行之憂乎戍邊備胡如上郡北地隴西之兵調之可也奈何淮南之於漢汝南之於金城相去幾何里而一切調發而其東方之卒亦所不免是驅民以戍遠也得無困於調發之勞乎時乎若不可以弛備矣而赤白囊一至始科瑣邊吏倉卒必有不可用者何以為外防之

道戍卒若可守其邊矣而中尉北軍亦出擊胡王旅將無鎮衛之職何以為內重之權漢之節目不謹者吾蓋於此而見之嗚呼漢去古未遠有意于先王之制則既正網維之本而復察於節目之間以無聚食之兵無握兵之將而又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去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重則漢之兵制非漢之兵制三代之兵制也夫惟網維僅立而其節目見於數者大率踈畧而不加意是以漢之兵制雖少近古而卒不能遂如古也以此觀之古今之兵制大抵欲詳密而不宜踈畧也方其盛時京師有南北二軍之屯諸陵有六國象傑之徒而其根本既強郡國有都尉掌兵邊郡復立長史而其法制甚備加以御兵之制簡肅精明六級之差而雲中之賞不行七日之速而金城之奏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而無壅蔽之欺雖其節目之不周而大體既正又得是數者維持之故未見其弊自中興以來而兵制浸失都試之法不可罷者罷之三校尉之官不可廢者廢之蓋至於郡兵不練而專倚南北二軍以集事是兵非曩時比也士大夫不閑武事至引

邊將以入朝是將非曩時比也漢家之初不詳於節目纖悉而今也又并與其綱維大體者一切廢去漢為得而不衰

漢唐邊備

形勢 兵旅 軍食 將帥

漢之邊備莫善於西漢自東漢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西漢之時鴈門雲中以備北狄隴西諸郡以備西羌巴蜀諸郡以備西南夷會稽諸郡以備南越此邊備之形勢如此也丞相之子均調戍邊司隸之子見行戍邊太守將行塞將兵萬騎三十六苑分置西北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屯田殖穀有農都尉以領之一郡所積不下百餘萬斛入粟塞下糴穀湟中此邊備之糧食如此也陳豨以望代相監趙代邊兵張蒼以代相國備邊寇李廣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屯此備邊之將如此也至於東都中興之後緣邊屯兵惟有度遼一營餘悉罷去視西漢形勢之備為如何罷車騎材官即郡兵已虛罷都試法即兵不習戰邊郡亭候吏卒悉從減省視西漢兵旅之備為如何農之職不置都護而邊計無可儲之積郡陞

尚發兵會聚則至於借俸侯王其視西漢兵食之備為如何自龍蜀既平之後絕不言兵公府辟召皆尚文行而西州豪傑不與也段紀明皇甫規乃文學進士大夫不開武士其視西都將帥之備為如何故曰漢之邊備莫善於西都自東漢以後不可以言備矣有唐之初邊要之處皆置總管寧朔要地或置大使以護突厥單于瀚海置都護府以禦北邊此其備邊之形勢如此也邊戍之軍軍城守捉總之於道戍邊之兵三年一代三時耕稼一時習武此其備邊之兵旅如此也太原屯田始於睿靜太宗之時增屯并州足省餽運此其備邊之糧食如此也李世勣都督并州而邊塵不警太宗謂其賢於長城此其備邊之將如此也自開元天寶以來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咸聚北邊而天下之勢偏重則其形勢視唐初如何也折衝諸府無可交之兵而成卒更代多不以時故杜子美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則其兵旅之備視唐初如何也兵卒驕恣或逐主帥德宗之時以邊兵隸神策由是塞上稱神策行營皆統於中人則其將帥視唐初又如何也唐初三邊之兵

止於十萬自李林甫導人主以邊功而三邊之師蓋四十九萬衣糧之
給以私勞費其後陸贄言備邊六失以為財置於兵衆則其糧食視唐
初如何故曰唐之邊備莫善於唐初自天寶以來則不可以言備矣惟
我藝祖皇帝用李漢超屯關南以捍北虜郭進振西山以禦太原姚內
斌守慶州以備西戎所以為備邊之形勢也開寶之初制更戍之令使
熟知邊塞之扼塞三年一更或閱講武殿所以為備邊之軍旅也何繼
筠屯隸州二十餘年董遵誨屯通遠軍四十年其餘皆不減十年邊境
賴之所以為備邊之將帥也西北二邊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
往往賞賚又輒千萬是又備邊之軍食也蓋形勢張則可以固中國之
勢兵旅振則可以壯中國之威有軍食則緩急無轉餉之勞有將帥則
戎卒皆可用之士備邊之策莫先於此矣宋何承天備邊之對大要欲
田淮泗以實青徐築城邑以壯形勢計丁役以給鎰仗堅壁以俟其來
整甲以乘其弊周王朴上開邊策亦謂群材既集政事既成財用既充
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有必取之勢愚敢以為獻雖然形勢也兵

旅也軍食也將帥也是四者固邊備之不可缺者然得兵人則形勢不
患其不強軍食不患其不足兵旅不患其不振苟無其人徒瑣瑣於是
數者之間事愈不可具舉矣昔先零諸羌嘗為漢患而漢之所以為備
者惟一充國耳今以其傳攷之馳至金城以圖上方畧四望陜中而知
虜之不能守則形勢之強愚知其在漢而不在羌矣以淮陽汝南之步
兵分屯要害條上便宜十二事以省運輸則兵旅之糧軍食之豐愚知
其在漢而不在羌矣其後先零諸羌稽首請命金城屬國以處降羌是
漢之邊備得一充國而有餘吐蕃蠻夷常為唐患而唐之所以為備者
一德裕耳今以其傳攷之於劔南西川建籌邊樓以山川險要列為二
圖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則形勢之強愚知其在此不在虜矣雄
邊子弟使之習戰而飛星流電總十一軍不聞乏食之患則兵旅之強
兵食之豐愚知其在此不在虜矣其後南詔恐懼請還所俘吐蕃淮
州卒以城降是唐之邊備得一德裕而有餘然則今日之言邊備者於
是可得其要矣

唐府兵

吾觀李泌告德宗曰府兵之制史冊不詳於是參稽傳記以類焉蓋府

兵之制始於西魏蘇因於周隋而大備於唐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唐志

十而民無常兵之勞三時耕稼一時治武見李牧原而兵無常聚之患

六家而賦一兵李必曰府兵皆於六戶中等以上家有三丁是不悉民

以為兵也六家而供一兵上是不仰給次官也宿衛者一月而更正觀

年宿衛者皆上戍兵者三年而代李必曰戍邊舊制三年而代又曰關

為三年則所以役民者甚簡也置府六百而居關中者三百六十陸贄

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在關中者給五百焉杜牧原十六衛以正

觀中內有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與此數不

同也此以通舉天下不敵關中所以明乎輕重之勢兵散于府將歸于

朝而無控兵之重所以杜乎禍亂之原見唐志若夫器甲則出於民唐志

皆自備輸之庫戊兵衣糧則又取辦於民劉仁執曰士卒成言初國無

養兵之費唯元從禁兵與番上衛兵或出征者有所給焉孫唐論又劉

海西百姓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至於教戰調發亦有可考者折

之義征則征伐之際衣糧當從官給也

衝以農隙教戰陣按閱不精則罪至折衝并及刺史李泌此其教戰者

也國家有所召發不下符契於郡府參驗乃發此其調發者然也唐志

夫府有三等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有折衝都尉左

右果毅都尉又有別將長史兵曹校尉於師等官以其等級相統治則

有坊團隊火之制居無事時耕於野有事則命以出兵解輒罷其所以

織悉委曲為維持經久之計者誠三代而下近古之良法也故李泌謂

德宗曰正觀中北滅突厥延陀西取龜茲盡臣西域滅吐谷渾高宗滅

高麗百濟新羅皆府兵也自置府兵未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正以

經畫得宜而區處之盡善也杜牧作原十六衛亦曰國家始踵隋制開

十六衛將軍屬官各守分部夾峙禁省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

戎臣兵伍未始逆命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節表裏聖筭神術也古

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然不一再傳而弊端已見接于開元

其制因以廢墜是豈立法之不善蓋所以守之者非其制也且始者宿

衛之士月上而歲偏至高宗則番役更代多不以時唐志始者番上宿衛

唐書卷四十九

謂之侍官至武后則悉假姻戚以充役使宿衛之士固亦有亡匿之患矣李必傳始者出征多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命劉仁軌鎮洮河而兵始困於久戍李必始者戰沒行陣則官其子孫高宗以後官不記錄劉仁軌而兵非樂於征戰又州縣調發類不以實壯而富者以財免貧雖老弱亦不得而逃焉州縣之兵於是又有逃亡之患矣劉仁軌論兵疏逮至於元宗之時衛士不給唐志府兵寡弱李必傳是以張說募曠騎以為長從宿山而番士之制已廢李林甫募長征兵以息山東之戍而邊戍之制又廢自是而後兵農既分不可復合於是有養兵之費矣故開元之時歲供邊兵而衣糧已二百萬至天寶以後益兵浸多為費浸廣天寶以後養兵每歲用衣千二百萬糧百九十萬斛又天寶九年朔方節度使張齊立給糧失宜軍士怒歐其判官至其甚也止受畢見唐志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失拊循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邊請停上下魚書方鎮其後徒有兵額而戎器並廢祿山之變至無兵可以受甲至永泰建中之世其弊尤甚故獨孤及陸敬輿諸人皆言其弊以為竭天下之財以供無用之兵財利匱於兵兵稅法壞於奉軍豈非兵民既分其弊遂至於此歟加以

天寶以後人主甘心邊功調發遠戍民益無以為生杜子美所謂一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時頭白還戍邊亦可見矣世之說者見府兵後日之弊遂歸咎於太宗立法之不詳蓋亦未深攷焉耳張說不能因時救弊以復正觀之舊願乃立苟簡之制以便目前畧不思異時之患遂使古人良法美意因不復見終唐之世根本不固國勢動搖失居重馭輕之意者說亦不得不任其責焉其後雖李泌與德宗議復兵府非不拳拳而終不可復杜牧傷其廢壞慨然作原十六衛以自見意而一代之制竟無有能興起者豈非其原一失後世難於復攷歟識者觀古制之不存後世蓋無恨於張說也

唐藩鎮

唐自太宗參酌西魏周隋之制以防天下之變而府兵之制遂為一代之大法分置諸府以布列內外更番迭上以分隸禁衛總天下凡八百餘府而環京畿者殆五百餘所以防外重內輕之憂隊法火長各有等差折衝果毅各有定序所以立上下相維之勢四方有警則命將以出

事已輒罷則又所以防跋扈專恣之漸至於邊防之制則城提鎮守率皆有使一道則又有大將以總其權當是時進退伸縮罔不惟朝廷之命而將帥重臣無不奔走以承要東京邑嚴固而四方無虞此正觀之世所以為有唐極盛之時也自府兵法壞而節度之權浸浸日重而藩鎮之禍始盤結而不可解終唐之世與國更為消長而一代之變其大節有可論者方永徽之初都督帶使持節者始曰節度斯時有節度之名矣猶未具其官也再傳景雲之出薛訥為幽州節度使斯時有節度之職矣猶未重其權也接于開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造授專領正觀故事猶有存者此蓋元宗之初年也奈何造授之端一啓於王嗣真之寵兼領之設復溺於蓋加運之私愛攘卻四夷之意始銳然以自畫而為邊將者十餘年而不易方鎮之權於是乎重使元宗請求立一國之舊制使無外重內輕之弊則復可維持而不亂惜其募廣騎以宿衛而無可交之兵在內之勢日輕置長征於邊而精銳咸聚西北在外之勢日重十道置使偏於邊陲而藩鎮有強盛之勢節度之職盡用胡人而

國家無藩籬之助漁陽之變豈待智者而後知哉肅宗起兵靈武初造唐室是宜正上下之分以紀綱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承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鎮國之重事也王元志之亡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請不問賢否惟其所欲與者授之節鉞甚至偏裨逐主帥亦因以位授任之爵祿廢置不出於上而出於下則禍亂未庸有極乎廣德之際安史之亂既已削平河北諸州既已賓服此正因事置變之機也子儀之在當時力請解罷節度以收兵權其所以為後日慮至深切也代宗一切不之聽卒使僕固懷安養寇以自封而薛嵩李寶臣之徒皆分帥河北以自固其黨于時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以授之此所以復兆後日之禍也德宗慷慨發憤痛懲積弊即位之初罷貢獻省樂工雖足以警動淄青之亂卒然不思因時之制以隄防人心是李惟岳欲世襲於成德一不如志而田悅之徒遂相顧而起向使紀綱素立則彼奔走聽命之不暇又安有四王一帝之備哉陸敬輿在深為國慮論關中形勢之要居重馭輕之說而且拳拳於府兵之舊此正維持久長之深計

也德宗之制皆於惟不足以知此而乃却而不用奉天之幸亦其勢之必至也洎及都邑而姑息愈甚此所以養成藩鎮之禍若夫憲宗能用杜黃裳諸人故能以威武起衰弊殆非前數君所比者劉闢阻兵巴蜀則既平之李錡之守長江則又平之楊惠琳據夏州則又平之吳元濟之擅兵淮蔡則又平之所向無前所征無克是以王承宗以德棣二州自獻於上程權以滄景一州鎮而自歸於朝烏重嗣之在橫海又舉支郡之兵盡屬刺史向時相與跋扈以拒朝命者垂六十年今皆拱手以傳約束直以處置得宜得服其心耳異時河朔之歸劉總之策瓜分其地而稟命於朝慨然欲為諸鎮倡首者是豈無故而然哉正以憲宗威畧在人者未泯也惜乎穆宗溺於宴安而崔植杜元穎輩又恬不之省遂激成宋克融之亂而至於王庭湊之擅魏博史憲成之擅成德合從方命故河朔再失以迄盧之亡常是時魏洪簡君申用事將不得擅令而授方畧於禁中雖以裴晉公之元臣宿望竟不能以成功終於師老財匱而止其後澤潞之役李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自正觀開元

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有變然則開元天寶之後其所以兆亂稔禍者其本末於是而可觀矣

南北衙

神策左
右十軍

唐書志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為騎兵騎兵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強臣悍將而蒲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以今攷之曰左右羽林軍曰左右龍武軍曰左右神武軍總曰北衙六軍蓋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已定天下其義兵願從宿衛者三萬人魏元從禁軍至正觀時擇其善射者曰百騎高宗時則置羽林軍武后時則曰千騎睿宗時則曰萬騎此羽林之制也元宗以萬騎平難改為左右龍武於是而有龍武之號肅宗時靈武之後調補北軍置左右神武於是而有神武之名及廣德之初代宗以避吐蕃而幸陝魚朝恩舉在陝之兵而迎扈悉號神策元泰之初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浸盛分為左右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比自

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若夫李德裕之在蜀則有雄邊子弟李抱真之在澤潞則有昭義步兵方德裕之在劍南也建籌邊樓以左右二圖而圖其險要率戶二百而取一人使習戰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故南詔吐蕃悉以城降方抱真之在澤潞也以上黨正為正衛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使農隙習射比三年而得精兵三萬遂雄山東此又在外之軍者也

三國晉宋兵

晉置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以中軍將軍而統之是多舟師而兵有車下虎士牛車丹陽青巾洗瑩交州義士見步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赤壁之敗兵八十萬須濡之屯兵亦四十萬蜀兵率十萬吳兵三十三萬通三國之兵僅視其戶之數斯民得無病乎晉武之制大抵內強宿衛領之貴戚外削州牧統於宗藩皆懲魏也未幾宗王橫肆而宿衛散於外府禁軍單虛而州牧轉為強鎮是以關門無結草之固晉陽有屢

舉之甲欲強而反弱將削而茲大何哉事不師古急於矯弊崇私廢公而患生所偏也比及江左江州之兵至或單丁俱上不得番休民滋胥怨是以宗室誘之則為八王之亂夷狄壞之則為五胡之擾方鎮聚之則為上蘇庾元之亂自昔禍敗至晉滋極職兵之由終晉之世惟陳總馬隆得諸葛亮古陣遺法畧試一二隆以募兵三千平西涼厥功彌著總事雖不驟見然徒校標幟兵之一物并當深闕蒼皇之中而曰虎幡一麾衆皆解甲麾弓素信收斂至此孰謂占法不可施之後世而軍政之無益於國哉方五胡亂華之時民間豪傑各推塢主以寇抄為事元帝南渡依江以立國祖述北討藉以為重自用刁羊議後率以奴為兵庾翼所統六州奴北伐百姓嗟怨戰輒奔敗終元帝世惟謝元一戰有功蓋所謂北府兵也劉牢之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劉裕亦以北府兵有功皆北兵也自劉裕以荆居上流甲兵半朝廷而刁崇立襁褓送遠方獄文帝元嘉之政最為可稱置宣武場校獵講武然而不用其民猜防智將殺擅道齊使王元謨等北伐再舉再敗邑里蕭條當是時

惟荊州尚全後以潘州太重分荆揚別置二州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之意掃地於此蓋自元嘉以來王紘始自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六而全丁而何承天備邊之論亦云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計丁課役蓋稍稍欲裁制矣。然文帝銳志中原不暇息民方其一舉悉發六州倩使暫行而白丁不教輕進易退卒至敗衄帝猶不已由是盡戶發丁王公子弟亦皆從役重以將由上御士無專統元嘉北伐常授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嗚呼無感乎斯民至此極也

將在一將

昔者鞏之戰此晉兵也邲之戰此亦晉兵也夫晉起強於鞏而弱於邲我而勝負異變功業相反何哉吾觀鞏之役也韓厥戮人卻克分謗卻克流血張侯弁纒至於振旅入國士燮後歸策勲勞將卻克先遜由是范攄歸功於荀庚欒書歸功於范攄有將如此烏得而不勝若邲之戰則異於此矣方與楚遇荀林父欲還隋武子亦欲還先穀欲進韓子亦欲進至於鄭人如師彘子欲許欒武子亦欲不許趙括趙同欲許甚者

魏錡求公族而未得戰而敗趙旃求卿未得而怨欲戰而敗夫如是雖微楚晉固先潰况以楚師壓之則其敗也無足怪由是觀之晉之兵非有變也將帥之心不一勝負必至此也漢武之世兵數大出元朔五年衛青以三萬騎有功元狩四年青以五萬騎而無功蓋元朔之後諸校力戰公孫敖李蔡李沮李息輩皆從大將軍而有功至於蘇建無功青不專誅三子封侯青不受賞皆謝曰諸校之力夫元戎與列校如此以之克獲雖三萬不為之寡元狩之行霍去病始寵青之春始衰分兵異出而敢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青由是心不平矣李廣欲先當匈奴而青使並出東道廣固辭青固遣卒以失期死青以不見敵不封而去病日盛當是時兩軍出塞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則不知足以致此故曰選兵不如選將一士心不如一將心雖然士卒有心將帥一之將帥有心則誰能一蓋至於此則事歸於廟堂而功繫於君相趙充國上屯田之奏將持久以敵先零非魏弱翁任其說則不成以成功諸葛孔明出師一表反覆議論大抵望左右之得人以祖述之績著

于河南而以戴若思代之則以憤卒郭子儀李光弼之忠見於復兩京
而以魚朝恩統之則以衆敗李晟以張延賞私憾而失兵柄卒使渾瑊
為吐蕃所詐賀蘭進明以房琯之素嫌而不敢復出兵卒使張巡許遠
為安祿山所殺故曰擇將不如擇兵

擇將

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劉元德之視陸遜甚
於嬰雛而蜀師劔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也而鄧文
以繼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
遠近也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肥水開元之盛而哥舒翰失利
於潼關是又不在乎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遠敵無
堅脆地無遠近時無治亂不用之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惟其將而已矣
然則擇將之術宜如何東坡蘇公進卷曰天下之實材不可求之於言
語又不可較於武力獨見之於戰爾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
兵子王之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入耳為賈觀之以為剛而

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知其可用
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冀如治兵之不可欺也武舉方畧之類以來之
親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不足以見其氣約東堅明則足以見其
威也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前代以
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益辦者獨韓信
能之自餘兵至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
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
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
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而敗愈盛然猶有可護者曰將不善
若曹公則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
故為敵人所撓大衆屯聚故疫死者過半此兵多為累之明驗也雖然
漢擇將之法猶可取焉漢選置將帥不與他官比非昔之所習知則出
於一時之論薦嘗試而泛使之鮮有不敗者漢之將帥多由於環衛使
其出入於周慮殿陛之間其果毅沈鷲忠義勇武皆天子之所熟識隨

其材器而使之可也。故夏侯嬰以奉車，李廣以騎，即將趙充國，其延壽以羽林，卽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其朝夕，苞從久為天子見，知無不為。漢名將韓信為治粟都尉，數與丞相蕭何言，而奇之，卒拜為大將。李陵將兵於外，天子召見於武臺，而卒用以代軍。子蓋至於設六郡良家子，以為求將之方，置羽林期門，以為蓄將之地，以為良法。夫取之於山西，出將之地而養之，以官禁，苞從之中，一旦有警，則選諸環衛而用之，真可謂頗牧在禁中者邪。雖然，又有儒將焉。鄧禹受詩，長安光武，循河北為將軍，馬異好讀書，而適孫子法，賈復習尚書，朱被冒儒學，祭遵雖在軍旅，不忘俎豆，魯肅公在軍陣，手不釋卷。陸凱統軍，好大元論，杜預征南，通左氏傳，姜師德，耀進士第，及吐蕃犯塞，從軍西討，裴行儉，舉明經，為朔方總管，以儒而能將者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九

後集

程